

春风又绿江南岸

◆ 许国华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双休早上恬美的清梦。提起电话,便传来老爸急急的声音:“满良的混凝土搅拌站关了。去年环保不合格,被查了几次,罚了不少钱,整改又没到位。国家推出环保税,他一看没法再办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搅拌站关了。”

电话是老爸从乡下老家打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想起了乡下日见恶劣的生态环境,想起了那首套改《大风歌》的顺口溜。

“终于可以不受搅拌站的那份罪了。”电话那头,老爸如释重负。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还是回老家走一趟吧。

我的老家,是个“犬吠两市、鸡鸣三镇”的偏僻小村,被人戏称为港城的“西

伯利亚”。由于地处两市、三镇的交界,一个纯属“三不管”的地带,交通配套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在招商引资上一直处于劣势。在那个“唯GDP论英雄”的年代,乡下老家的村级经济一直徘徊不前,远远地落后于其他乡村。为了脸上的光彩,村里便引进了一些旁村不愿引进的重污染、高能耗的项目,甚至有时还打打擦边球,引进一些淘汰、落后的项目。

满良的混凝土搅拌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来的。站址选在村里遗弃的养殖场上。

搅拌站机器隆隆一响,村里便永无宁日,苦不堪言。本来乡下老家是工业化社会中难得的一方净土,虽然经济落后,但也远离工业污染,仍保留着竹篱茅舍、草长莺飞的天然田园本色,是野钓客心目中的天然乐园。可是,搅拌站的生产,毁灭了这里的田园本色,从此便淹没在粉尘烟灰之中。

大风一起,搅拌站中的粉煤粉、水泥、矿粉,便四起飘荡,灰蒙蒙的,笼罩了整个村庄。搅拌车、搅拌机的清洗污水,偷排到横河或农田里,黑乎乎的,四处流淌。白天,肆意妄为的搅拌车,横行霸道,抢占乡村公路,使本来并不宽敞的道路出行更难,严重的超载,也让乡村公路破损失。夜晚,搅拌站的废气,偷偷地排放,刺鼻的味道,如无孔不入的蚊子苍蝇,扰得村民不敢开窗透气。

村民愤怒了,向村委会反映了“还我清新空气,还我洁净家乡”的强烈心愿。一则套改的《大风歌》顺口溜,迅速地流传开来:

大风起兮尘飞扬,
污水废气弥漫家乡。
后生买房今躲远方。

村委会高度重视,一边责令搅拌站整改,一边与村民代表、搅拌站达成了三方协议,由搅拌站补贴每户农户一千元。

乡下空荡荡的,成了一座“空村”。年轻的一代都想方设法去城里买商品房,逃离了原本美好的家园。只有那些年老体迈的长者,无奈地守望最后的

家园。

我回到老家时,老爸已在桥上等我。退休后的老爸,老有所乐,在村老年支部与老年协会发挥余热。

“回来得正好,待会儿村上的领导要去搅拌站看现场,准备在那里建设一个村民休闲场所。”老爸热情地给我介绍。

此时,乡亲们断断续续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抨击昔日饱受搅拌站污染之苦。

“现在因为环保不达标,关掉了这个害人子孙的搅拌站。”

“幸亏国家开征环保税,不然这个搅拌站不知要祸害到几时。”

“就是哟。国家早该管了,你看电视上雾霾天气这么严重,如果放之不管,地球早晚要毁灭。”

“现在因为环保不达标,关掉了很多厂,看来政府的决心与力度是空前的。”

我随老爸与村干部一起去了搅拌站所在的遗弃养殖场。关闭了搅拌站后,没有了粉尘、污水、废气、噪声的困扰,这里显得更加空旷与幽静。村干部绘声绘色地讲着建设构想,一个绿荫秀水、生态优美、自然和谐的美丽乡村画面渐渐浮现在眼前。

恍惚中,我仿佛走出了钢筋水泥堆

砌的丛林,进入了富有情趣与诗意的乡村,似曾相识,却又陌生,水岸石驳,花径林荫,农院田舍,瓜棚豆架。

“这里建个乡村门楼。我们村委会商量好了,届时请你这位本土本土长大的作家,题写副对联,不允许推辞啊。”村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噢。”我突然悟过神来,从遐思神游中回到现实。原来走着走着,我们已经走到了村头。放眼望去,麦田郁郁葱葱,一望无垠,零星的几块油菜花田点缀其中,那绚丽的黄与撩人的绿,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乡村春色油画。

经过村委大楼时,一条红色的横幅格外醒目:“生态文明中国梦,绿色税制民生情。”

一阵微风扑面,顿感神清气爽。“春风又绿江南岸”,清爽的春风吹拂着大地,吹走了粉尘、污水、废气、噪声,吹来了清新的空气、悠闲的白云、恬静的生活。

我想,环保的春天已经来临,花果飘香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作者简介:

许国华,苏州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文学月刊》《短小说》等报刊。

与鸟儿共享春天

◆ 周水欣

壹
鸟巢带来安全隐患
春天的苦恼

万物生长,草长莺飞的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可是,对于上海局南京供电段扬州接触网工区的小伙子们来说,每到此时便会遇到让他们感到有点头痛的事——如何应对“鸟害”。

春夏之际,正是鸟类筑巢繁殖的黄金季节。宁启线开行后,鸟儿们有了新的筑巢点——喜欢在铁路接触网设备的硬横梁、支柱、避雷器底座等有平台的地方筑巢。

这些地方对于鸟儿来说隐蔽、坚固,但它们筑巢使用的那些小铁丝、短树枝、破布条、渔网碎片等“建材”,却会在遇到风雨雾等特殊天气时,很容易脱落,极易造成高铁沿线接触网设备短路,甚至烧坏设备,引起接触网或者电力线路停电,给铁路运输安全造成极大影响,影响途经动车高铁的安全行驶。

上海局南京供电段扬州接触网工区的小伙子们一到春天就开始为这些鸟巢闹

心。看着兴致勃勃、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的小鸟,他们苦笑,连连撇嘴,必须要消除鸟巢带来的隐患。

以往的做法也很多,如增加巡视次数,发现鸟巢及时清理等。但一方面小鸟可不是被吓大的,硬是与职工们展开“游击战”,你捕我就跑,你走我再回来。鸟儿们还特别聪明,鸟巢处理完后如果没有及时回收并销毁这些材料,它们便把这些“建材”再衔回去,继续利用,真让人哭笑不得。

另一方面,小鸟们非常能干,巢穴极具艺术性。比如,喜鹊的巢,外部枝条纵横,细密有致,结构非常复杂、精细。从外面看,整个鸟巢为直立的卵形,严丝合缝。巢是一圈一圈的,最小的外径约50cm,最大的外径达85cm,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看着鸟儿辛苦筑起的小巢,巢里面甚至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鸟,也不能直接捅掉,着实让人苦恼。

证不遗漏一个鸟巢。

沿线步行巡视时工友们全副武装,携带大背囊,内装接地封线、验电器、杂物杆、脚扣、望远镜等,以便在发现鸟巢后可及时登高,处理后的鸟巢树枝要带走并销毁,以免小鸟们“再利用”。

他们还建立了鸟巢台账,哪里易发、哪里已处理、哪里需观察,门儿清。在鸟儿容易看上的地方安装了新型驱鸟器,驱鸟器带有声波、反光,还有风铃,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能模拟枪声、老鹰的叫声。这

以后庄真每天巡视途中都会专门去那里打探。人工鸟巢里放置着自然鸟巢,厚实温暖,防风避雨,俨然成了鸟儿们的新家。而渐渐长大的那些小鸟们已经开始练习飞翔,阳光下,只见它们身上呈现着紫色、绿蓝色、绿色的光泽,翼扇有一大块白斑,翅膀呈楔形,嘴、腿、脚是纯黑色,腹面软毛儿以胸为界,前黑后白,漂亮极了——居然是灰喜鹊,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这个春天,课题也有了阶段性的结论。让他们欣喜的是,一年间,鸟巢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违建”从83处降到了47处,大大降低了可能因鸟巢带来的铁路接触网故障发

还不够,路段还装上了新式的检测装置,相当于“鸟巢记录仪”,随时了解这些“易被小鸟看上地段”鸟窝形成情况。

另外,也很“人性化”,对于不可能影响供电设备安全运行的鸟巢,就暂不处理,如带电设备下方并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支柱或供电线支柱上的鸟巢。最重要的是,小伙子们还在树木较少的地区安装了许多人工鸟巢,这样既能减轻鸟类对铁路供电设备的依赖性,也更能保护鸟儿的安全。

生率。

与此同时,一幕幕为鸟儿搬家的童话剧目也在不断上演——将鸟蛋或幼鸟连同鸟巢一起搬到人工鸟巢内,让鸟儿与高铁设备,两两相望,保持安全距离,和平相处。

现在,再听到鸟儿在蓝天下啾啾鸣唱的声音,庄真他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嗯,生命生生不息,轮回婉转。嗯,我们与鸟儿共享春天。

作者简介:

周水欣,中国铁路作协作家。作品散见于《三联文化周刊》《新民周刊》《雨花》《散文家》等报刊。



“大地文心”征文活动落幕

◆ 杨奕萍

像一段漫长的旅途,有荒沙,有嘉陵江,有哈尼梯田。

像一卷叙事的影像,有黄河的事,有右玉种树,有钱塘江射潮。

像一册自然的笔记,有扬子鳄,有乌贼,有梵净山的万物。

一笔笔浓墨,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壮美;一段段文字,让我们看见生命体验的徐徐展开;一篇篇文章,让我们看见生态文学的使命和担当。

在这个春日,第二届“大地文心”征文活动落幕了,我们依依不舍。十个月的征文,那么多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倾注心血的作品,不断涌来,倍觉情温暖,意悠长。

这些征文,在讴歌生态之美,在唤醒生态之思,在书写生态之忧,在引领生态之道,用生态文学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来拥抱这个绿色时代,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浪潮中。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此刻,我们以一组春日文章落幕,听梨花开,看春风绿。

第二届“大地文心”征文作品赏析

金川的白

◆ 袁瑛

春分的早晨,我在成都阴灰的天气里出发,赴一个450公里远的远方。

那个远方,叫金川。

此去,专为金川梨花。

跑那么远去看梨花?临行,我还在犹豫。

梨花在眉山,是不稀罕的一种。眉山市内有好几个丘陵乡镇,以种梨为主业,我曾多次去看过那漫山遍野的梨花。而要为一种烂熟的事物长途跋涉几百公里,金川的梨花啊,我怕我会失望。

成都到金川,这一截450公里长的线段,先在成都平原铺展,再挤进高山峡谷。

这样的高山,梨树该怎样生存?我在怀疑的同时充满好奇。

而率先驱夷我起伏心情的,是进入马尔康后高山上的一撮一簇一片轻盈灵动的粉红。这些轻粉,像蜻蜓收拢了翅膀停在乱石磊磊草木衰黄的山体上,声响大一点,就会惊飞它们。

这些粉红的花,是野杏子的花,野桃子的花。

它们像汇入海洋之前的溪流,像乐章的序曲,要引我坠入那梨花的深渊。

从马尔康到金川,只有96公里了。这96公里快得不可思议,

的两岸往后退了过去,退出长长的缓坡流到河里。这长长的缓坡上,便可以从容生长出入,房屋,梨树,山白杨。

山白杨绿得清浅而飘逸,跟水粉画里春天的树长得一个模样。是谁拿了画笔混合了“藤黄”和“三绿”两种颜色在一堆堆一团团雪一样白的梨花里飞快抹了一笔,又抹了一笔,再抹一笔,这里抹一笔,那里又抹一笔。

我在这浩荡的白面前失语了,我变成一个只有眼睛的人,浑身上下都长满眼睛。我的眼睛拿去看了看梨花了,我的耳朵拿去看了看梨花了,我的嘴巴拿去看了看梨花了,我的手和脚,都拿去看了看梨花了。

白色的炊烟从白色的梨花丛中飞起来,带着王冠装饰的藏寨,威武而庄严,金川被梨花淹没。所谓画里的美,便是金川此时的样子,是金川春天的样子,是金川梨花漫山遍野的样子。

对了,金川的梨花,是开在树上的。金川的梨树,是以乔木的样子生长的。金川的梨树,最古的,有两三百年的年龄了。

在金川的第二天,我问一棵梨树:

为什么会选择金川?

为什么只选择金川?

为什么你们在金川长成乔木?

为什么你们在金川如此繁茂?

为什么你们在金川这么白?

那棵梨树不理我。它高举着一树雪白的花朵去亲近头顶的白云,蓝天,还有阳光。我因它的无言而倍感冷落。我在和它对视的时间里被那白雪一样的梨花灼伤,被那种白灼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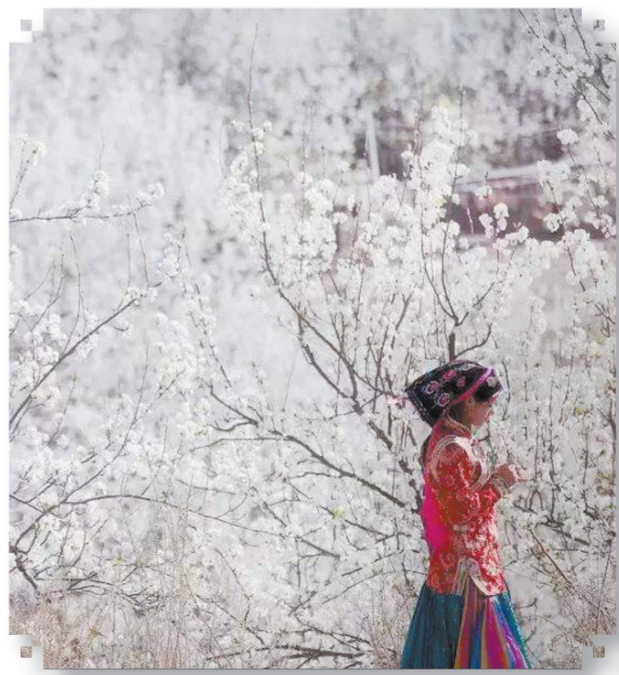
我的问题是多余的。很多时候问题也就是答案。从问题到答案,没有答案。

梨花和金川,彼此互相命名。金川的梨花,盛大,茂密,明媚,妖娆,而又安静,又独立,又端肃,又自持。噢,我是把它们看作了她们,要把这许多带着人的性情色彩的词语赋予它们。我在“它们”身上,加持了“她们”和“他们”。

金川的梨花,兼具男子和女子的优点,既阳刚又妩媚,以一种丰富而奇异的个性吸引得人坠落于一个白色的深渊。

从金川回来,眉山的樱花开得正盛。而我却再没有看花的欲望,像一个曾经沧海的人,所有对花的爱恋,都给了金川的梨花,给了金川那一树树的白。

作者简介:
袁瑛,中国作协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著有《落花文独立》《我是人间惆怅客》《此情深处近无云》等。



贰
清除“违建”代建新家
春天的巡视

这个春天,为了“鸟巢”问题,接触网工区的小伙子们专门成立了课题攻关小组,题目就叫《如何减少春季鸟巢对接触网安全的影响》。

他们增加巡视频次,每天搭乘巡视管内设备上、下行接触网,重点对隔离开关底座、硬横梁吊柱、供电线结构钢支柱、棘轮底座等关键处所鸟巢搭建情况进行重点盯控,同时工区对管内添乘检查时不易发现鸟巢的枢纽地区、动车所、联络线、供电线等进行梳理统计,组织职工对这些区段每日进行步行巡视,保

叁
与鸟儿和平相处
春天的微笑

在巡视中,对那些初步形成的鸟窝,大家就连着“建材”一起转移到人工鸟巢里面。

他们还利用夜间集中巡视鸟巢搭建情况。有一次,工人庄真发现一只藏在横梁后的成型鸟巢,便悄悄爬上去,探过头往里看:巢里铺着厚厚的草枝,还有好几只幼鸟,正懵懵懂懂看着手电筒,也不知道害怕。一只大鸟一直在周围盘旋嘶叫,作势要往下俯冲,却又不靠近。看看鸟巢还蛮坚固,庄真就小心翼翼地住进鸟巢,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将幼鸟连同鸟巢一起搬到了旁边不远处搭建好的人工鸟巢内,然后悄悄离去。